

我的瞬间

奈保尔

(马尔克斯先生的妻子)

尘埃般的生活，
精疲力尽

黑塞《悉达多》

VS博尔赫斯《阿莱夫》

黑塞注重对内心世界，博尔赫斯注重对现实世界，一个偏向自我，一个偏向现实

《家的地理》

我看到了房屋旁边的那个小厨房，看到了院子，院子里的枣树、槐树、苦楝树，看到院子前面那间上色的房屋和正在翻盖的邻居，然后，我看到了村庄、坑塘、流水，和更大的空间和时间。在这广大的时空中，那草园和严肃的房屋是我的家

恶毒马尔克斯

马尔克斯是寂寞孤独的，他知道人类在世上是孤独的，永远无法相互接近和理解。孤独和相互理解毁灭了马孔多，也将意味着人类最终毁灭的原因

胡安·鲁尔福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

那个在坟墓里，充满死魂灵的村庄，永恒地屹立在拉美时间深处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《使女的故事》

一个作家如何想象世界，既不被现实秩序所束缚，同时，又是关于现实的书写

帕慕克《伊斯坦布尔》

一座城与一种文化和一个人之间的关系，那是一个叫“呼愁”的名词，是个体生命与民族记忆的双重痕迹的体现

与

梁鸿
著

与大师相遇 / 与时间洪流中的一点自我相遇

历史

我们吴镇

她的话是含泪带笑的，携带着慷慨与哀愁，带着一个个小细节，聚积成镇里的四街八方，形成一幅详细、用情的镇县吃状图。这镇里，只有生活在镇县，一天天探在镇县的空气、水、植被和食物中，经历了无数个早晨、中午和傍晚的人才能够懂得

奥兹：
你没事吧，
妈妈？

奥兹是一个充满悲悯和现实感的作家，但是，当读他的作品时，感觉到他只在写家底，丝丝缕缕的爱意，从字里行间飘散出来，请感你，使你进入一个疼痛、残酷而又无限繁复的深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与我的瞬间 / 梁鸿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20.5

ISBN 978-7-5360-9145-0

I. ①历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53763号

出版人: 肖延兵

责任编辑: 文珍 周思仪 周飞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

书 名 历史与我的瞬间

LISHI YU WODE SHUNJIAN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

(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区兴业七路9号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10.375 1插页

字 数 221,000字

版 次 2020年5月第1版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修订前言

这本随笔集曾于2015年出版，汇集了当时我所写的随笔、书评、阅读札记等。这次重新出版，做了非常大的调整。

第一辑“归来与离去”仍然是关于家、关于成长。我很着迷于人在时间洪流中那一点点自我的发现，着迷于人在某一瞬间所产生的万千滋味。增加了三篇文章：《一次回家》，再次回到梁庄，逛街赶集看大河，有时光流逝之感，竟也有欢乐；《“在地”农民》，做一个“在地”人，意味着要把目光投向你所在的山川河流、大地人生；《黑洞与灰烬》，也是关于离去。

第二辑“文学在树上的自由”以经典文学为起点，谈谈爱、情感与死亡，其实，也是谈我们如何思考生命及人性。删掉一些原来的文章，增加了七篇文章。三篇较长的随笔：《爱的形式》（分析文学中的重要主题“爱”），《你没事吧，妈妈？》（分析以色列作家奥兹小说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），《死亡的维度与关于世界的想象》（分析艾柯所谓的“诗性的清单”所具有的魅力）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；三篇《小说的写法》，从小

说结构、语言、风格或某一有趣的角度进入文学，比较随性，是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最鲜活的感受。

第三辑“千江有月，万里无云”也删去几篇，增加了六篇新的文章，有三篇关于女性的：《沉默之海》《性别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》《“塑造”乳房》，算是对当代文化及文学中的女性问题进行某种回应。

几乎可以说是一本新书了，字数增加将近三分之一，文章篇目也改变许多，但因为第一辑在，又不能算作新书，还是“修订”。

梁鸿

2020.3

此 刻

(导 言)

此刻，阳光穿过乌云，照在满是灰尘的窗玻璃上，又斜映在书桌上。从外面隐约传来压抑的车流声，极具穿透力的工地敲打声，高亢而杂乱的对话声。我背对着室内，阳光之下那飘浮着的灰尘让人心烦意乱，虽每天打扫，灰尘仍然铺天盖地，落在每一件物品上，一切都黯淡且眉目不清。但是，当凝视并倾听这一切时，仍有莫名的踏实的愉悦感从神经末梢传导入心脏中央。是的，这是你自己的日夜，与爱国、民族和那些宏大的词语都无关，而与你自己相关。或许，重要的不是你爱不爱国，而是你无法选择，最终才生成某种类似于“爱”的历史感。

这是一种颇具先验性的愉悦感，或者，悲怆感？你无法选择最初的历史瞬间……历史是活生生的“在”，热闹与喧嚣，灰尘与阳光，黑暗与光明，都与你相关。如果没有这一相关性，你又是谁呢？梁庄、家人，从出生起就看到的天空、大地，你所读的每一本书，所感受到的每一种情感和思考都是你的“在”。如果一个人在此地没有“在”的感觉，那么，这风景、历史就与你无关，你也无法从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得到真正的拯救。

T.S.艾略特在《四个四重奏之四》中这样写道：

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
经历的时间一样短长。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
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，因为历史
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，所以，当一个
冬天的下午
天色晦暗的时候，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
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。

我想，艾略特想说的是历史、时间和“我”的关系。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，不能从时间中得到拯救，一个没有历史的人，也无法从有限的人生中得到救赎。

时间并非只是线性的存在，它具有并置性和空间性。历史并非只是过去，人并非只生活在现在，而是活在传统的河流之中。你的一滴眼泪、一个动作或一次阅读，所蕴含的都有你的过去与未来。所以，现在即过去，未来即历史。

这样，无论生于哪一年代，身处哪一时空，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个瞬间。能够对这瞬间所包含的形式及与世界产生的关联进行思考，我们就汇入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洪流。

梁鸿

2014.12

目 录

第一辑 归来与离去

家的地理 / 3

我们吴镇 / 11

历史与“我”的几个瞬间 / 22

书斋与行走 / 35

归来与离去 / 44

一次回家 / 70

“在地”农民 / 75

黑洞与灰烬 / 82

艰难的“重返” / 93

第二辑 文学在树上的自由

爱的形式 / 127

你没事吧，妈妈？

——读奥兹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 / 145

- 死亡的维度与关于世界的想象 / 161
与大师的瞬间相遇 / 171
文学在树上的自由 / 182
铁皮鼓、黑暗军规与纯粹精神 / 187
恶毒马尔克斯 / 192
白痴、疯子与先知 / 196
两个书单 / 200
小说的写法：契诃夫和纳博科夫 / 205
小说的写法：三部曲 / 213
小说的写法：女性书写或关于女性的书写 / 220

第三辑 千江有月，万里无云

- 如何寻找传统的现代性 / 227
遗失的身体、语言和镜像中国 / 235
千江有月，万里无云 / 244
从“声、色、气、味”说起
——北方、南方与川地文学 / 250
土地的黄昏 / 259
个体乌托邦的追求与困境 / 270
“煦”之痛 / 280
花街的“耶路撒冷” / 290
“塑造”乳房 / 299
沉默之海 / 309
性别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 / 314

第一辑 归来与离去

家的地理

夜晚黑黢黢的。天空一动不动，乌青的蓝色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连空气都是黑暗的。房屋后面那棵高大的毛构树，四处张扬的枝条覆在房屋的顶部，似一只正向房屋内部窥探的怪兽。凝神盯视，屋顶从黑暗中显露出来，然后是倾斜的屋架，青瓦在黑暗中泛着一点微光。接着，长长的房屋的轮廓冲破阴影，矗立在我面前，笨拙而严肃。房屋是灰黄的土的颜色，除了青的瓦，木的门，一切都是灰黄的。即使在黑暗中，那颜色依然存在。万古长存。

我似乎站在另一个空间，充满迷惑而又清晰地看着这房屋慢慢呈现，看那房子里的人在活动。父亲和他的一个朋友，坐在堂屋昏暗的灯光下，抱着腿，整夜整夜地聊天；母亲躺在后墙的阴影中，永远躺着；姐姐们相互拥抱着躺在那张唯一的大床上，做着不知什么颜色的梦；而我，因为麻疹，被幽闭在由被单围成的狭小空间里。足足一个月时间，不能见光，不能被风吹，不能见任何人。我学会了在黑暗中识别事物，在黑暗中想象生活，在黑暗中，把一面墙壁涂满了字符。

黑暗逐渐褪去，弥漫在我眼前心中的那团雾慢慢消失，我看到了房屋旁边的那个小厨房，看到了院子，院子里的枣树、椿树、苦楝树，看到院子前面那更土色的房屋和正在酣

睡的邻居。然后，我看到了村庄、坑塘、湍水与更大的空间和时间。在这广大的时空中，那笨拙而严肃的房屋是我的家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家，第一次意识到家的地理位置。

八岁那年，好吧，也许是九岁，我离开家，到父亲的朋友那里，另外一个村庄的一户人家住了一段时间。那个村庄离梁庄有十来里地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第一次离开家，第一次较长时间在外生活。我不曾记得。

在那个村庄，我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。我记得那些温柔。那家母亲，非常瘦弱，勉强对我笑着，每天在厨房里忙碌。那家姐姐，同样瘦弱，大大的眼睛里却是倔强的神情，闪着火花，仿佛就要把自己或什么东西燃烧掉，让人莫名害怕。那个姐姐经常出现在我家，和我父亲商议着什么，一连几个小时，一连几天。有一次，那个姐姐晕了过去，父亲俯身抱着她，我看见了父亲的脸，我有些不理解，但却很受震动，有点慌乱。我不喜欢那个姐姐、她身上的强悍和脆弱，还有她和父亲在一起时的那种气息。那家哥哥，一个沉默的年轻人，时刻关注着我，给我找小伙伴，带我到村庄外面玩，给我拿不知从哪儿来的发皱的水果。我忘了是什么水果了，但那发皱发黑的表皮的形状却记得很清楚。我记得他忧愁的黑眼睛，和他黑色的眉毛几乎连在一起，像一片海，能让人淹死在里面。也许是时间过去太久，而那黑又太鲜明，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空间消失了，记忆里只有那片海。

是晴朗的春天。三间狭小低矮的土屋，房顶中间的瓦已

经下陷，好像大波浪一样，游动到另一端，有点倾斜，但仍然没有丧失安全感。灰黄色的院子，有几只鸡在地上啄食，一边悄声“咕咕”地互相叫着。几株月季长在墙根，开着深红的花，怯生生的。隔着低矮的院墙往外看村庄，好像是一连片灰色的梦，同样的房屋，房前屋后是几棵歪脖柳树、榆树或槐树，田野是平的，只有树和屋顶形成空间的起伏的形态。空气轻清上扬，我无端觉得有些孤独。像往常一样，我让自己陷入定格状态。站在一个地方，呆呆地盯着某个事物，一片被风卷起的树叶，一粒上下飘游的灰尘，一只摇晃脑袋快速啄食的鸡，我盯着它们，好像在理解它们，但实际上也只是盯着而已。这是我从很小就开始玩的游戏，我喜欢让自己沉浸在一种状态里面，外表呆滞寂静，心里却在不断抓住，失去，再抓住，再失去。

那家哥哥清晨起来就在院子的两棵槐树间忙碌，拿着一根很粗很长的麻绳，爬到树干的中间，绑上，下来，然后，拿着绳子的另一端，绑到另一棵上。试了试，再爬上去，再往高处绑。他沉默地忙着，有时候看一眼在发呆的我，继续忙碌，好像带着一股子决心，一定要完成这项工程。

他邀请我去坐。那个简陋又结实的秋千架，中间那块厚实的木板被牢牢地捆住，他已经试坐了好几次。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喜悦，但肯定是喜悦的。从来没有人这样专门为我做过什么，一个清晨和一个上午的专心巴结，迟钝的我虽然还不会特别感动，但看着渐渐成形的秋千和那个哥哥的眉毛，我应该是喜悦的。

我坐了上去，那个哥哥在后面推我。越推越高。连那家母亲也出来看了，脸上的笑容似乎更开了些。风呼呼地吹

着，春天越来越远，房屋越来越低，我越过了房顶，似乎看到了更高的远方，无边的空间，无尽的连绵的平原。在天旋地转之中，我似乎看到了即将面对的未来，我的双腿僵硬，双手死死地拽着绳子，心脏倏忽来去，像不断被挖去又不断装上，身体忽轻忽重，恶心、难受、烦躁，我觉得自己要死了。然后，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的可怕的尖叫声。

我不记得那家人如何安慰我，那个哥哥是怎样地惊慌。我只记得睁开眼的瞬间，看见那槐树上即将绽开的白色的花，一串串的，绿色的胚，珍珠白的花蕾，害羞又耐心地等待着时日。它们和地上那连绵的灰色形成反差，却又有一种奇怪的一致。

那家寡言的人，充满内容地看着我。我吃到了从来没有吃过的槐花饼、炒鸡蛋、土豆、鱼，我受到前所未有的注视。在一种安静得怪异的气氛中，我安静地吃着。我很快乐，我记得我笑啊，笑啊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，在风中后仰着头笑着，像是飘了起来，浮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空中。八九岁的我不会想到其他，我浑然不觉地享受着这一切。浑然，不是意识不到，而是那种不知道时间流逝及其意义的空白状态。生命还没有发育到那一地步，概念还没有形成，我根本没有感知到我，还有那家人在经历黑洞、时间和贫穷。但安静与温柔，我却是意识到的。一家人如此紧密地待在一起，像是劫后存活一样，相依为命，不需要说话，互相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心思。我被这密码一样的眼神感动，也为之困惑。在我的家里，没有这种眼神。来不及有这种眼神。船还在摇晃着向前走，船身、船舷、各个零件都已撕裂、腐朽，但却仍然向前走着。每个人都疲惫不堪，不知道这日子

什么时候是终点。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挣扎着寻找光亮，有时候暴怒，有时候背叛，更多的时候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暗自哭泣。那黑暗的阴影无处不在，是我们生活中一道深深的、无法逾越的诅咒。

我不记得我在那家住了多长时间，一星期，十天，还是半个月，也不记得是谁决定送我走的。我的记忆从黑暗中的行走开始。我，还有那家的姐姐和哥哥，浮在黑暗中，仿佛被层层浓雾笼罩着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在路上走着。看不到路，看不到方向，也看不到周围的人和物，我们就那样飘浮着。我不知道我们要到什么地方，虽然我知道我是要回家。

但是，如此陌生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地方。那家姐姐不断提醒我，这是吴镇、街北头、那个杀羊的地方、那个清真寺、村南头的菜园，但是，我一点也没有印象，我觉得从来没有见过。我不认识吴镇，不认识回家的路，周边的一切我都很陌生，但又有点怪异。它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存在着，离我很远很远，又好像很神秘，有某种启示。黑暗如此广大，把所有的标识都遮蔽了，取消了，或者它们仍在那里，但我一点也不认识。所有的事物都飘浮着，与大地、记忆和真实毫无关系。

那家的姐姐说，到了，到家了。到了？我还没有一点准备，我一点都不认识。我睁大眼睛去看那黑暗，和黑暗中的若隐若现的房屋。

那三间房子慢慢浮现出来，陌生而亲切，古怪又安然。

再次凝神盯视。我看到土墙上那块不规则形状的破玻璃，我和妹妹每天都要在那里照上几次；我看到玻璃旁边土

墙上那错字连篇的涂鸦；看到了那紧闭着的木门后面的父亲、母亲和我的姊妹们。突然间一切有了归属。万物各自归位。黑暗褪去，院子里的枣树，门前的道路，村头的槐树，吴镇的清真寺，都清晰真实地呈现在眼前。是的，世界明朗起来。我的脚下有了确定的位置。

那是我的家。仿佛一个概念升起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家，从感性到理性，从经验到知识，从陌生的地理空间到心的深处。如果说此前的九年只是一种感性的积累，“家”是浑然不觉的存在，时间只是朝着空间拓展——认识越来越多的事物，色彩、植物、土地、灰尘、人，而非线性的、替代性的、不可逆的存在，而此刻，时间不再无知无觉。它在流逝，如一条河一样，不断流走，抓不住它，之前的生活变成了过去，清晰的过去，而不只是模糊蔓延于某处某地。

因为离开，我发现了家，感受到了时间的分界和转瞬即逝，感受到了地理空间与家的紧密依存。

父亲迎了上来，但并不是看我，而是和那家的姐姐和哥哥说话。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他们竟然说起了秋千的事情，说起了我的害怕和昏倒。父亲扬声笑了起来，那家姐姐也跟着笑，而那家哥哥也居然咧开了嘴，应和着笑声说了一些当时的情形，提到他们如何担心我，照顾我，脸上还有些说不出的神情。然后，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他们在嘲笑我。我在黑暗的角落站着，面红耳赤，羞愧难当，同时也慢慢愤怒起来，我感到一种背叛。我觉得那应该是我和那家哥哥，甚至和那家姐姐的一个秘密，难以启齿的、必须保守的秘密，他们应该早就知道我的心思。

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没有一个人看见。我就这样迅速被抛弃了。泪眼模糊中，我看到了光秃秃的地面，凹凸不平，丑陋异常。它和那家人的院子一起，并列在我脑海的空间里，具有惊人的相似性。悲伤第一次来临。生活露出狰狞的面容，你试图往里面窥探，但却无法看透，只隐约感受到其中腐朽的和让人窒息的气息。它开始发挥威力，不断进攻、侵蚀、伤害你，因为你窥到了它的秘密。但它又是如此诱人，你看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你还试图看得更远，你想和它作战、博弈，以寻找其中的光亮。而家庭，是这场战争最原初的载体。

就像所有离家、离乡的人一样，回家并非有明确的目的和价值，而是为了不断确定自己，确定自我生命的物理空间和时间，把生命的半圆重新拉回到家的位置，以扩张自己，以再次回到童年的那次离家，重新寻找家、存在的感觉。

所以，梁庄在哪里？吴镇在哪里？许多时候，我们对面而不相识，但一旦你意识到它时，你就无法再忘掉它。你会穷尽一生，去追寻它，想象它，完成它。

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几乎那一年的时间，父亲在帮那家人打官司，和那个村庄的村支书。那家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父亲——这个乡村能人——的身上，也许还因为是父亲怂恿他们去打官司，父亲似乎是在发泄自己对权威的恨意和不满，而忽略了这场官司会给那家人带来什么。或者是作为一种回报，我去的那段时间，那家人竭尽全力让我快乐，从而制造了安静温柔的假象。当然，官司失败了。那家人几乎倾家荡产。两条摇摇欲坠的船，靠在一起，并不能互相取